

有关和平与性别政治的中国视角

——评李英桃的《女性主义和平学》

胡传荣

摘要：和平是人类的不懈追求。当今世界对和平的理解因远远超越了“没有战争”的简单认知而莫衷一是。但是女性主义者所密切关注的是：对占全球人类之半数，却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妇女而言，和平意味着什么？就此，《女性主义和平学》一书的作者给出了一名中国学者的回答。

关键词：和平 性别政治 中国视角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6-0075-77

和平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不懈追求。在当今世界，对和平的理解已远远超越了“没有战争”的简单认知，而越来越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面对莫衷一是的和平观，女性主义者的目光聚焦于如下关切：对占全球人口之半数，却经年累月地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妇女而言，和平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它与人的性别是否有关及关系如何？怎样实现她们的和平理想？在《女性主义和平学》一书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桃教授就此表达了一个中国学者的心声。

阅读该书，首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关于和平的思考。通过详尽梳理国际和平运动和国际和平学兴起与发展，以及国际妇女运动、妇女研究的历史、中国女性主义和平研究的文化渊源及现状，作者提出，各国人民追求和平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在从中汲取养分的同时推动其发展，才能使自身得以拓展和深化。在充分总结古今中外就和平展开的探索，尤其是各国女性主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她对国际和平学创始人约翰·加尔通推出女性主义学者基本赞同的把和平界定为所有形式暴力的消失或减少及非暴力的创造性转化的观点，以及将它分为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的分析框架，有继承，有挑战，更有充实。

消极和平意即消除造成人的肉体伤害和痛苦的直接暴力，积极和平则表示由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文化给人带来的苦难即间接暴力不复存在。在作者看来，这一架构对人的内在因素缺乏足够的重视，真正的和平是内在和平与外在和平的结合，因而对和平的分类还应当包括内心和平。它必须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其建构是多方面的。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从自己做起，纠正有关人生而自私，每时每刻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对人性的片面认识，消除心灵深处的仇恨和冲突欲望，使奉献、爱心、宽容和理解融入人类所有文化中，搭建人与人之间、两性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文明桥梁。作者不仅强调人类的共性，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重构立足于传统人性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体系。为此，她质疑把“没有直接暴力”界定为“消极和平”的做法，认为能够增进人类和平的一切努力都是积极的。与一些权威人士的立场相比，书中的见解蕴含着更为深切的人文关怀。

以社会性别为其核心分析范畴、从该角度审视和平学基本概念和关键领域构成了《女性主义和平学》的一大特色。社会性别与性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

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与生理上的男女并非一一对应，两大性别群体内部千差万别的个体则被要求符合上述人为建构的范式。社会性别概念中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因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双方间存在鲜明的反差和主与从、尊与卑等权力关系。作者对传统的战争与和平观的社会性别分析显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该两者分别被同男子和妇女相联系。和平由战争定义，且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被当作其得以实现的唯一手段，如同女性被诠释为“非男”和男性的附庸。服兵役是许多社会年轻男子的成人礼，并同公民权利和现代国家相联结，从中产生的一种排斥“女人味”的暴力文化令“男子气”与国家形象互为依托。以女性特质描绘非西方他者成为西方大国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合理化的重要方式。与战争/和平的二分法彼此贯通的还有国际/国内、混乱/有序、主权国家/个人等。各国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导致其彼此间战争的合法化和常态化，人的生命在国际“冷血算计”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战争之外的其他暴力被忽略，妇女在战时做出的贡献和遭受的苦难也淡出人们的记忆。从该书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社会性别分析中可以发现，尽管颁奖者的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变化，但和平等于没有战争的传统认知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和平建设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使这一维度对和平学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变得更加具体和深刻。

鉴于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旨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作者始终将它们置于其著述叙事的中心。上编《消除直接暴力》除探讨女性在战争中的处境和在缔造和平中的作用外，首次把严重侵犯妇女人权，却一向被当作“私家琐事”的家庭暴力列为其研究的一项内容；下编《通向积极和平》从她们的生活实际出发，涵盖了直接关乎其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领域。她把妇女放在由社会性别与民族、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分层机制共同构筑的权力网中加以考察，展示她们与战争的相互塑造和相互影响。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女性不仅和男子一样，时时面对死亡的威胁，被迫颠沛流离，还会遭遇针对她们的特殊侵害，她们在和平时期受到的种种歧视也会变本加厉，但其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因直接或间接地投身战场而改变。为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有些妇女不惜承受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任何代价。女性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具体的时空条件及冲突方的地位、立场等。同理，在不同环境下，她们对和平的理解和从事的相关活动也因其民族、种族、国家等差异而不尽一致。在上述两种情形中，社会性别因素的效应不容小觑。这些论点体现了作者既强调社会性别分析的重要性，又避免将它唯一化的立场，拓展了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

如同妇女不是战争的局外人，她们也站在和平运动的前列，积极参与结束冲突、实现和解和重建家园的进程。基于战争期间针对妇女的暴力和战场上的暴力性质上如出一辙，作者把消除前者提到缔造和平的一个亟需关注的组成部分的高度。对国际社会为此开展的实践和妇女在推动和平中的巨大作用及其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讨论彰显了该书的独具匠心。

而超越公共/私人、高级政治/低级政治的分野构成了书中一个更为突出的亮点。作者尖锐地指出，妇女占受虐者90%以上的家庭暴力和战争及武装冲突中的暴力是控制/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和崇尚暴力的社会文化在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体现。它不但给她们带来沉重的身心创伤，也阻碍经济发展，扰乱社会治安。且上述两种暴力会彼此强化，以至殃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她对由结构暴力导致的贫困、生态环境恶化与战争和冲突的互动、健康与暴力、文化暴力与其他类型暴力关系的论述进一步说明了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无法截然两分，二者的铲除也紧密相连；而文化暴力是上述两者的反映并为之提供依据，甚至为其推波助澜，所以和平理念的培育、传播和和平教育应成为实现积极和平的重要途径。为此，作者把较男子更

易受形形色色暴力的侵害、却常常被置之度外的妇女与她们在各领域享有平等的权利、拥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列入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和平的核心指标,作者一方面着墨于贫困的女性化、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女性生育健康与艾滋病、文化暴力与社会性别歧视等事关其生存境遇和质量的议题,全力倡导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另一方面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和平教育等妇女为争取自身和人类光明未来的努力中的能动性和智慧,敦促她们以主体的姿态追寻积极和平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女性主义和平学》将妇女放在中心位置并不意味着男子的边缘化。作者自觉破除制造自我/他者、男性/女性、国家/国际社会、人/自然等一系列对立,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处理双方关系的等级制二元思维,可堪称是构建和平文化的一次身体力行。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与致力于使男女结成平等伙伴相辅相成的是反思以性别定位的概念、范畴组合内部各方的意义和价值。作者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与女性主义一同被拒斥于国际关系学主流之外的和平学中,以妇女的名义,为涉及整个人类向何处去,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加以解决,却难登该学科大雅之堂的问题寻找答案,从而独辟蹊径地提请人们谨记马克思主义视妇女解放的程度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之著名论断及其深刻涵义。

最值得称道的是,这本国内女性主义和平研究的拓荒之作牢牢地把握“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的时代特征,兼顾所研究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既及时追踪国际学界的最新走向,又紧密结合本国国情,把动态地理解人类面临的暴力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对和平进行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重新考量作为其重点,抽象出颇具新意的“中国语境中的动态三维女性主义和平观”。它以国家这一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行为体为起点,包括和平概念从“没有战争”依次向“无有组织的直接暴力”、“没有无组织的直接暴力”、没有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的拓展,和平主体的范围由国家到社区、非政府组织、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扩大,以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社会性别意识在中国的逐步增强等三个向度。作者从中国曾有一百多年遭受外来侵略和奴役的历史和目前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出发,在国际和平研究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天平向后者倾斜的背景下,强调两者间关系的平衡,不但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幸福安康离不开国家的强盛,亦不过于理想化地以前者为后者想当然的结果。这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形成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自觉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发扬光大的标志,而上述理论自觉也会因中国语境中的这一女性主义和平观而增强其包容性。她对中国在和谐中发展、在和平中崛起,并朝着积极和平的方向不断迈进,而中国妇女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获得平等、发展与和平,并成为中国和世界迈向积极和平的直接推动者充满期待,更表达了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决心为本国和全人类的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愿望。

人类进入 21 世纪已十年有余,此间国际社会的进步虽有目共睹,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未摆脱战争的阴影,危机和动荡频频发生,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消除任重而道远。《女性主义和平学》不啻为理解和应对其中所反映的矛盾打开了一扇通常为人们视而不见的别样景观的窗口。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作者的观点,但围绕该书主题展开的全方位、多角度的争鸣将促进相关研究不断延伸其广度和深度,在为和平大厦添砖加瓦的创新中焕发生机和活力。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2年8月